

■散文

红蜡烛照亮人生路

■蒋小波

昨天，单位突然停电，同事们买来几捆红蜡烛，点着照明。在接到红蜡烛的瞬间，我脑海里浮现出小学时十几个学生围在一支红蜡烛下读书的情景。

上小学时，村里尚不通电，每天早读和晚自习都要自带煤油灯，教室里常常一片烟雾缭绕。那时，家里连闹钟也没有，我们都根据鸡叫的次数和星星的位置来确定上学时间。

上三年级时，有位同学的爸爸在外面工作，带回来一些红蜡烛，我们第一次看到除煤油灯以外可以照明的东西。大家很稀奇，十几个同学凑成一个圈，围着一支蜡烛读书。大家声音很大，摇头晃脑的，拖着长音，连读带唱，煞是高兴。等一支蜡烛用完了也觉得累，续上一支接着读，只一个晚上，大家的嗓子都哑了。我们临走时约好，第二天早上还点红蜡烛，要早点来，以免被别人占了位置。

次日早上，我被鸡叫催醒，看月亮当空，到了学校就叫住在隔壁的老师开门。老师起床后看看表说还不到三点，让我到他床上再休息一会儿。我不敢睡，一直瞪着眼等到天亮。同学敲门时，我拿着钥匙出来开门，同学看到我跑到老师的屋里，也很羡慕。我和伙伴继续在烛光下读书，声音比昨天更大了。

就是那一支蜡烛，让我得以想像外面的世界，知道了能照明的不仅是煤油灯，知道了山外有更大的世界。就是那一支蜡烛，照亮了我渴求知识，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生之路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小学毕业后又到乡里上初中、县里上高中，最终考上了大学住到了城里。后来，我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，但我仍然怀念小时候的生活。

这十多年，我一直在星级酒店工作，每天面对的都是灯火辉煌、豪华烟酒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我省一家星级酒店就餐后曾说：“在经济上美国是发达国家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；在吃饭上中国是发达国家，美国是发展中国家。”这句话常常令我脸红。当我看到杯盘狼藉、铺张浪费时，我脑子里经常浮现那红蜡烛下的一幕。我时常感觉，那时的微弱烛光胜过任何水晶吊灯，那时的红薯干饭胜过任何一种美味。

当我看到有报道说，某老师一耳光打坏了学生的听力还自称无意失手，某老师逼死学生是因为学生太敏感，还有地震中的“范跑跑”漠视学生还振振有词，我就想起我儿时的那些烛光。

那一支蜡烛，照亮了我的人生路，并将继续照耀我前行。写到这里，我更加怀念那支蜡烛和那个早上！



《铁水牛》投稿邮箱：
zkwbwj@163.com

■小小说

男人的味道

■常全欣

男人和女人是六年前从农村来到滨河这座城市的。他们租住在一处废品收购市场不远的一户市民家里。院子里住着和他们一样身份的城市边缘人，有拉三轮的，有卖早点的，还有收破烂的。

男人老实，让人感觉有点愚蠢的味道。由于没有学问，没工作经验，他就在一酒店当了保安，每天上班不过三个小时，工资自然很低，每月三百元。男人工作勤奋，也很顾家，虽然离开了黄土地，但骨子里仍有农村男人的善良和本分，不上班就呆在家里，看孩子、做饭、洗衣服。

男人赢得了院子里的人的赞许，都说女人有福气，这个世界上花花肠子的男人太多了。

女人在城市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她比男人有更多的生活激情，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格外抢眼，尽管她不算特别漂亮，但她一走出杂乱的租住处，没有人觉得她和城里人有

啥区别。

两年后，男人还是保安，每天上班三小时，每月仍是300块。女人却春风得意，工资涨了几番，还当上了领班。

老婆进步很快，让男人更加呵护他们贫穷的家。男人几乎包揽了家里的所有家务，包括洗女人的所有衣服。可男人在女人眼中的地位却越发渺小，她不敢将自己的男人和别的男人比，因为比较后她心里总觉得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。

男人知道女人想些什么。男人说，我这辈子遇到你是我的福气。女人瞥一眼说，瞧你那熊样，你还能干点啥？男人说，我这辈子不骂你、不骂你，不惹你生气。女人冷笑道，我还想着一个男人打我骂我呢，那才是男人的味道。男人说，我啥时间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。女人不屑一顾：撒泡尿照照你那德性，我盼不得你有女人缘呢！

男人感觉女人每说一句，就像

刀子一点一点割自己的心。

日子在这样的争吵和冷战中向前移动着。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了隔阂，大杂院里经常传出他们摔家具的声音，尽管他们狭小的屋里家具屈指可数。

一个午后，他们走进了民政大厅，都在离婚协议书上按下了手印。

男人辞去了保安工作，领着孩子回到了老家。

女人继续在这个城市生活，她搬出了大杂院，和单位一位离了婚的女人一起合租住在一起。虽然身边没有了丈夫和孩子，但她仍旧自信并美丽着，她觉得，优秀的男人最起码不是原来男人那形态，离开了木讷的男人，对自己就是一种解脱。

单身的日子一天天滑过。和男人离婚后的第二年，女人认识了新的男人。新男人身上表现出了和原来男人迥然不同的生活态度：喝酒，赌博，绯闻不断……女人觉得

这样的男人才有魄力，不比前夫那木讷的男人强多了？

女人很快和新男人结婚了，女人经常和新男人出没在和原来的男人从未涉足过的酒吧、KTV等娱乐场所，女人的美丽细胞被新男人激活得越发旺盛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

新男人和女人的婚姻保鲜期超奇的短。婚后不到三月，女人经常发现，新男人身上会有几根长发出现，甚至能闻到绝对不是自己身上发出的女人的味道。当有一天，女人发现，男人在自家床上和另一个女人云雨时，她无语以对。

女人伤心地哭。新男人说，男人嘛，不能太木讷了，看惯了就看，看不惯，咱们离吧。

女人选择了沉默，她害怕再次离婚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打击。他回忆起了木讷男人的好：自己发脾气时男人呵呵一笑，自己每天回家时，总有虽然木讷但宽大的肩膀依靠……

今年冬天，女人偷偷地回到了自己原来男人的老家。男人仍旧那么憨厚，一年时间并没有改变他的秉性。女人一把搂住曾经属于自己的男人，闻到男人身上熟悉的味道，她黯然泪下。男人却迅速将她推开，女人知道，这个味道已经不再属于她。



湖光山色

吴继前 摄

■散文

等他归来

■倪雪萍

午夜，万籁俱寂。喧闹了一天的小城像倦怠至极的老人进入了沉沉梦乡，偶尔的一声汽笛后是更深的静谧。柔和的灯光下，我或躺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有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的某个频道，有时手里随便捧着一本书。其实，电视里演的什么，书里写了什么我全然不知。我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门外的动静上，期盼能传来熟悉的脚步声。

老公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。虽然平时不太忙，但也有加班至深夜的时候。每每这时，他总打电话关爱地说：“老婆，你先睡吧，别等我了。”可我心里深深明白，对于晚归的人来说，自家窗户上的那一帘幽幽的灯光是多么重要，多么温暖。它犹如一种无声的力量在激励

着你，使你加快步伐，心跳加速；它又像一股暖流瞬间流遍你的全身，使你倍感亲切与温暖。所以，无论多晚，我都会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归来。

等待，不仅是一种温馨，有时也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魔力，化解彼此心中的矛盾。记得去年冬天特别冷，那天雪夹着风，风裹着雪。我和老公因一些事情吵得不可开交，赌气的我甩门而去。直到凌晨时，我在朋友劝说下才极不情愿地走向家，一路上心情极度低落。可当一转弯抬头看到家里的灯还在暖暖地亮着时，心里忽的

热了起来。那种温暖与激动的感觉真是用言语无法描述。特别是在家门口，看到他焦急地立在风雪中已冻成冰人般时，我禁不住热泪盈眶，一下子扑

到他怀里。什么怨啊、恨啊、恼啊、气啊，都烟消云散。人生一世，能有一个人无怨无悔地在这种天气里百折不挠地等着你归来，足矣！

茫茫人海，芸芸众生，你能够抛却一切杂念琐事，全心全意地去等一个你所爱、所牵挂的人，为他担忧，为他焦虑，乃至大街上远远飘来的每条人影，马路上遥遥闪现的每束灯光，都让你的心狂跳一阵，血沸腾一般，这不能说不说不是人生中别样的滋味与幸福。

而被等待的人呢，知道有一个人在全心全意地等着自己，即使奔波在云里雾里、风里雨里，心里也一定会阳光灿烂、春风徐徐。

所以，等他归来，已是我的另一种幸福。

火柴的思索

■张永海

我沉默无言
常在黑暗中
思索人生
我枯瘦如柴
却有着一身
等待爆发的激情
我常常渴望
能够将自己燃烧
在发出光亮的瞬间
去完成神圣的使命



春节的门窗

■李芳君

我打开春节的门窗
向着远方……
一群天真的幼童
鞭炮声中的笑脸
如此遥远而熟悉
浓烟深处
把我带回儿童时代
母亲忙碌的身影
父亲慈祥的面庞
行动缓慢的祖父祖母
甚至我那可爱的伙伴

冰凉的泪水
滴落沉闷的心上
烟雾太浓
我关上春节的门窗
那可爱的乡村啊
为何如此令我思念
那爱我的亲人啊
为何如此令我怀念
浓烟散去
我打开春节的门窗
向着远方
仿佛看到了远方的相框
那副蜡黄的全家福
一直是我前进的力量